

中國國民黨  
史稿  
第二篇

漢文署  
校

鄒魯編著

中國國民黨史稿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貴州省商書報社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本館第一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增訂第一版

(3562-4B 渝熟)

# 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二篇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肆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\*\*\*\*\*  
\* 有 所 權 版 \*  
\* 究 必 印 翻 \*  
\*\*\*\*\*

編 著 者 鄒 魯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

# 目錄

## 第一篇 宣傳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與中會之宣傳   | 四〇一 |
| 第二章 同盟會之宣傳   | 四三六 |
| 第三章 國民黨之宣傳   | 五三五 |
| 第四章 中華革命黨之宣傳 | 五三九 |
| 第五章 中國國民黨之宣傳 | 五五五 |
| 第六章 三民主義之演進  | 六一一 |
| 第七章 五權憲法之演進  | 六三七 |
| 第八章 建國大綱之演進  | 六四五 |

## 第二篇 宣傳

總理序民報云。『非常革新之學說。其理想輸灌於。其去黨揭發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以革命救國。舍廣爲宣傳。則其去厥功。吾黨革命數十年矣。向之能成功也。則在對於主義之宣傳。始不解其尙未成功也。則在對於主義之宣傳。未能深入普遍。今三民主義、五權憲法。已使人視同菽粟布帛。欲再進而促其完全成功。則吾黨宣傳之進行。萬不容緩。以下卽就本黨宣傳之經過而分述之。』

### 第一章 興中會之宣傳

興中會之  
宣傳

總理宣傳  
革命之初  
期

總理自中法戰敗之年（乙酉）。始決傾覆清廷。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。以醫術爲入世之媒。十年如一日。是爲總理宣傳之始。時在興中會成立之前。當總理肄業廣州博濟醫院也。與鄧士良談革命。士良一聞而悅服。甫一年。轉赴香港西醫書院肄業。數年之間。大放厥辭。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。在香港祇有陳少白、九列、楊鶴齡三人。及上海歸客陸皓東而已。其他則聞總理之言。不以大逆不道而避之。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。總理與陳、九、楊三人。常住香港。昕夕往還。所談者。莫不爲革命之言論。所懷者。莫不爲革命之思想。所研究者。莫不爲革命之問題。四人相依甚密。非談革命。則無以爲歡。數年如一日。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。皆呼爲四大寇。此完全爲總理言論宣傳之時代。甲午赴檀島創立興中會。興中會章程首以設報館以開風氣爲志向。當總理之在檀島設興中會也。原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。不圖風氣未開。人心錮塞。在檀鼓

海外宣傳

吹數月。應者寥寥。是爲興中會成立後宣傳之始。及乙未廣州失敗。總理由日本再到檀島。推廣興中會及組織中西醫藥會（即政治研究會）。練兵會。與牧師三爹文借福音學堂之曠地爲操場。以事訓練與宣傳。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。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。惟卒以風氣未開。進行遲滯。乃決計赴美洲。詎料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。較檀島尤甚。故總理由太平洋之東岸登陸。橫過美洲大陸。至大西洋西岸紐約市。沿途所過多處。或留數日。或十數日。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。清政腐敗。非從民族根本改革。無以救亡。而改革之任。人人有責。然而勸者諄諄。聽者藐藐。其歡迎革命者。每埠不過數人。或數十餘人而已。美洲多洪門。洪門以反清復明爲宗旨。總理向之鼓吹。洪門之人。初亦不明其旨。乃反而叩以反清復明何爲者。亦衆多不能答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。鼓吹數年。而洪門之衆。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當總理之遊美洲也。不過爲初期之播種。已大觸清廷之忌。故甫抵倫敦。即遭使館之陷。卒風動英倫朝野。遠近報紙喧揚。及總理脫難。乃投書各報館。申謝英政府及英報館相援之盛情。其書曰。

予此次被幽禁於中國公使館。賴英政府之力。得蒙省釋。並承報界表同情。及時援助。予於英崇尚公德。力持公義。素所佩仰。身受其惠。益堪徵信。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值。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。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。爰馳寸簡。敬鳴謝悃。孫文絨於波德蘭區單文省街之四十六號。

自是而總理之名。轟動全球。總理之爲中國並承報界表同情並承報界其同認識矣。總理復著倫敦被難記。表示革命主張。及被難之經過。其自序

近來我在倫敦中國使館被逮。頗惹起當世之注意。且結識許多良友。歐西諸君。借此爲法律問題的討論者更多。設我不將本案中的實情宣告當世。那麼我是未能盡職。但對於英文著述。非我所長。惟望讀者恕其贗陋。荷弗弗督責。書中所述。得我友助力不少。否則亦不敢貿然出而問世。

倫敦被難記

對洪門宣

也。  
西歷一八九七年孫文序於倫敦。

至其內容則如下。

- (一) 被難原因。
- (二) 被誘狀況。
- (三) 被禁詳情。
- (四) 幽囚求援。
- (五) 師友營救。
- (六) 訪求真探。
- (七) 英政府之干涉。
- (八) 省釋。

### 附 錄

此書用英文出版。出版後。本黨之革命主義。亦愈爲世界所認識。此次事件。實本黨成立後最有力之宣傳也。以故總理在歐。益得結交其賢豪。及返日本。民黨領袖犬養毅遂遣宮崎寅藏、平山周二人來迎。而日本朝野。更紛紛結識總理。及爲革命黨奔走矣。時本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鼓吹革命主義者。數年之間。慕義而來者。不過百數十人而已。以日本華僑之數計之。不及百分之一也。初本黨在橫濱設大同學校爲教育上之宣傳。并爲機關。後爲保皇黨所奪。乃再設華僑學校。其後神戶亦有華僑學校之設。向海外華僑傳布主義也。其難如此。而欲向內地傳布主義。其難更可知矣。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。只有會黨中人耳。嗣總理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。(註一)以

總理關係  
真謬說

敬告同鄉  
書

鼓吹革命。是爲本黨專辦報館宣傳之始。香港自有中國日報以後。廣東報、有所謂報、少年報等。陸續繼起。均爲宣傳革命者。蓋國人之心理已覺與前有別矣。

時保皇黨爲虎作倀。其反對革命。反對共和。比之清廷爲尤甚。檀香山、美洲華僑多入其彀。實革命運動之莫大障礙。總理於是力開保皇黨之謬說。紀元前八年（甲辰）重登檀香山。特將其戚程蔚南之檀山新報。改組爲黨報。時梁啓超正以「名爲保皇。實則革命」之言迷惑華僑。總理乃親撰爲辯明革命與保皇事敬告同鄉書。在報端發表。以揭破梁氏之假面具。而正華僑之視聽。全文如左。

同鄉列公足下。公等以爲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。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。此實大誤也。天下事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夫常人置產立業。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。況以康梁之智。而謀軍國大事、民族前途。豈有故爲名實不符。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。其創立保皇會者。所以報知己也。夫康梁一以進士、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漪特達之知、非常之寵。千古君臣知遇之隆。未有若此者也。百日維新。言聽計從。事雖不成。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雷動天下。此誰令爲之。孰令致之。非光緒之恩。曷克臻此。今二子之遁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。其感恩圖報之未遑。豈尚有他哉。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。彼名爲保皇。實則革命。則康梁者。尙得齒於人類乎。直禽獸不若也。故保皇無厘毫之假借。可無疑義矣。如其不信。則請讀康有爲所著之最近政見書。此書乃康有爲勸南北美洲華商不可再行革命。不可談革命。不可思革命。只可死心塌地以圖保皇立憲。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。續長我漢人之身契。公等何不一察實情。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。以己之欲推人之欲。而誣妄康梁一至於此耶。或曰。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。實明明出諸於梁啓超之口。是何得謂誣。曰。然。然而不然也。梁之言果真誠無僞耶。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爲漢仇耶。梁爲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。閱歷頗深。世情叢熟。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。風潮之

急激。毅力不足。不覺爲革命之氣所動盪。偶而失其初心。背其宗旨。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。忽言破壞。忽言愛同種之過於其愿主光緒。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爲者。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囁語耳。非真有反清復漢、去暗投明之實心也。何以知其然哉。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。康既刻心實眼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僞。而梁未與之決絕。未與之分離。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。夫革命與保皇。理不相容。勢不兩立。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。首鼠兩端。其所言革命屬真。則保皇之說必僞。而其所言保皇屬真。則革命之說亦僞矣。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者。康趨亦趨。康步亦步。既當保皇報主筆。而又口談革命、身入洪門。其混亂是非、顛倒黑白者如此。無怪公等向之以耳爲目者。混革命保皇而爲一也。此不可不辯也。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。彼雖口談革命、身入洪門。而爲保皇之中堅、漢族之奸細。彼口談革命者。欲籠絡革命志士也。彼身入洪門者。欲利用洪門之人也。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。彼之詐僞已無地可藏。圖窮而匕首見也。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。必聲應氣求。兩心相印。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。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。竭力警駭。竟敢不顧報律。傷及名譽。若訟之公堂。彼必難逃國法。繼則大露其漢奸之本來面目。演說保皇立憲之旨。大張滿人之毒箠。而痛罵漢人之無資格。不當享有民權。夫滿洲以東北一游牧之野番賤種。亦可享有皇帝之權。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。則民權尙不得享。此又何說。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。有如此其甚者。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爲真保皇。所言革命爲假革命。已彰明較著矣。由此觀之。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。如黑白之不能混淆。如東西之不能易位。革命者、志在倒清而興漢。保皇者、志在扶滿而臣清。事理相反。背道而馳。互相衝突。互相水火。非一日矣。如弟與任公（梁啓超別號）私交雖密。一談政事。則儼然敵國。然士各有志。不能相強。總之畫清界限。不使混淆。吾人革命不說保皇。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。誠能如康有爲之率直。明來反對。雖失身於異族。不愧爲男子也。古今來忘本性、昧天良、去同族而事異族、捨忠義而爲漢奸者。不可勝計。非獨康梁已也。滿漢之

間。忠奸之判。公等天良未昧。取捨從違。必能審定。如果以客帝爲可依。甘爲萬劫不復之奴隸。則亦已矣。如知冰山之難恃。滿漢之不容。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。四萬萬漢族之可興。則宜大倡革命。毋惑保皇。庶漢族其有豸乎。書不盡意。餘詳演說筆記中。容出版當另行呈政。此致。卽候大安。不既。弟孫逸仙頓。

保皇報仍喋喋不休。總理更撰駁保皇報一文。對於該黨反對革命之論據。所謂革命足以召瓜分、及中國不宜行民主共和政治諸點。一一加以痛駁。文曰。

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報刊有敬告保皇會同志書。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。而託他人之名。欲間接而駁僕日前之書也。書中所載。語無倫次。義相矛盾。可知作者於論理學 (Logic) 一無所知。於政治學更懵然罔覺。所言事實多有不符。所引西事牽強附會。本不欲推求詳辯。然其似是而非之理。最易惑人。故條駁之。以塞毒饑。而辟謬論。彼開口便曰愛國。試問其所愛之國。爲大清國乎。抑中華國乎。若所愛之國爲大清國。則不當有「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」之一語。自其口出。若所愛之國爲中華國。則不當以保皇爲愛國之政策。蓋保異種而奴中華。非愛國。實害國也。彼又曰。「中國之瓜分在於旦夕。外人窺伺。乘間卽發。各國指認之地。照會政府不讓與別人」云云。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。政府無振作也。人民不奮發也。政府若有振作。則強橫如俄羅斯。殘暴如土耳其。外人不敵側目也。人民能奮發。則微小如巴拿馬。激烈如蘇威亞。列強向之承認也。蓋今日國際惟。有勢力強權。不講道德仁義也。滿清政府今日已矣。要害之區盡失。發祥之地已亡。寢而日削百里。月失數城。終底於盡而已。尙有一綫生機之可望者。惟人民之發奮耳。若人心日醒。發憤爲雄。大舉革命。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。則列國將欽我敬我之不暇。尙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。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。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復祖邦。今日之作內政。從何下手。必先驅除客帝。復我政權。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。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。彼滿清

政府不特簽約款以割我賣我也。且爲外人平靖地方。然後送之。廣東之新安縣廣增。已爲之事也。倘無滿清政府爲之助。築爲虛。吾民猶得便宜行事。可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。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。不能唾手而得尺寸之地。則彼雖貪慾無厭。猶有戒心也。今有滿清政府爲之鷹犬。則彼外國者。欲取我土地。有予取予攜之便矣。故欲免瓜分。非先倒滿清政府。則無挽救之法也。乃彼養生之見。畏葸存心。不識時勢。不達事體。動輒恐逢人之怒。不知我愈畏縮。則彼愈窺伺。我能奮發。則彼反敬畏。豈有逢人之怒之理哉。如其不信。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。日日向外人乞憐。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廷以索地否。清國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。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。媚外人之中。又與俄國爲親。嬖矣。然而據發祥之地者則俄也。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后。以儀侃之見解。則必能免於瓜分矣。信乎否乎。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。不圖恢復。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。言革命。是誠何心哉。彼固立心以殉清朝之節。清亡與亡。清奴與奴。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。其如漢族何。而猶囂囂然執毋寧二字罵人爲白奴。是真強辭奪理矣。彼曰「革命之說原本大易」。又曰「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」。其言是矣。其乃何以又曰「中國今民智爲萌芽時代」。夫大易者。中國最古之書。孔子繫辭稱湯武革命。順乎天也。豈由湯武至於今。歷二十餘劫之革命。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。其所引法國三大革命曰。「一經盧騷、達爾文、福祿特爾諸大哲提倡建設。」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。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。彼尙未出世。當第二次革命之時。彼尙未成學。當第三次革命之時。彼尙未聞名於世。其第一次出版之著作名曰「生物本源」。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。當時英國博物家尙多非其說之不經。十餘年後始見重於英之學者。又十餘年後始見稱於世人。今該主筆特大書曰。「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。」彼所指之達爾文。是達爾文之前身乎。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。否則何以知之耶。又云。「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」。該主筆常譏吾人革命不起於京師。想亦熟聞法國之三大革命皆發於巴黎矣。而巴黎之外無死於革命

者。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。作者知之乎。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。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。無廣州洗城之慘。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。三次計之。亦不足此數。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輪轉數十次計之乎。若此。則非吾所敢知也。彼既曰。「革命之結果爲民主政體也」。胡又曰。「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。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。彼等是否有建設。吾不敢知」云云。夫革命者。破壞也。民主政體者。建設也。既明於革命之後。定爲民主政體矣。非意識而何。曰「政」。曰「體」。非建設而何。該主筆以一手之筆。一時之言。其矛盾有如是。斯亦奇矣。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。僕曾力斥其謬。引中國鄉族之自治。如自行斷訟、自行保衛、自行教育、自行修理道路等事。雖不及西政之美。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。又中國之民。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。來往自如。出入不問。婚姻生死不報於官。戶口門牌鮮註於冊。甚至兩鄉械鬪。爲所欲爲。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。彼則反唇相稽曰。「此野蠻之自由。非文明之自由也。」此又何待乎彼言。彼既云性質矣。夫天生自然謂之「性」。純樸不文謂之「質」。有此野蠻之自由。則便有自由性質也。何得謂無。夫性質與事體異。發現於外謂之事體。稟賦於中謂之性質。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。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。界限秩然。然何得概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。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。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。倘無此性質。何由而蠻。是猶琢玉必其具有玉質。乃能琢之成玉器。若無其質。雖琢無成也。彼又曰。「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。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。」試問無權勢何以行法律乎。今如檀島。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。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。夫法律者。治之體也。權勢者。治之用也。體用相因。不相判也。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爲二事。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。彼又曰。「立憲者、過渡之時代也。共和者、最後之結果也。」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。而牽強附會也。夫憲法者。西語曰 *Constitution*。乃一定不易之常經。非革命不能改也。過渡者。西語曰 *Transition*。乃變更之謂。此二名詞皆從西文譯

出。中國無此成語也。該主筆雖不知以爲知。而某曰 *Constitution* 乃 *Tradition* 也。一何可笑也。推彼之語。必當先釋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。乃合進化之次序也。而不知天下之事。其爲破天荒者則然耳。若世間已有其事。且行之已收大效者。則我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。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。近日始興建。皆取最新之式者。若照彼之意。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。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。然後漸漸更換新物。至最終之結果。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。方合進化之次序也。世上有如是之理乎。人間有如是之愚乎。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。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。是要行二次之破壞。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。以其行二次。何如行一次之爲便耶。夫破壞者。非得已之事也。一次已嫌其多矣。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。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。必先破壞此專制。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。既有以破壞之。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。如過渡焉。與其滯乎中流。何不一掉而登彼岸。爲一勞永逸之計也。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。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。乃彼既知爲美政。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。胡爲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辯難也。得勿以此事雖善。誠爲救中國之良劑。但其始不倡於吾師。其終亦不成於吾手。天下上等之事。必不讓他人爲之。故必竭力阻止。以致不成而後已。是重私心忘公義也。彼又曰。「會外人意。革命黨非洪門會中人。何以圖羊城。謀惠州。而利用洪門之勢力。」不知革命黨與洪門志同道合。聲應氣求。合力舉義。責有應盡。非同利用。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。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。又僕前書所指。以滿洲之野番尙能享皇帝之權。而彼則曰。「豈不見各國憲法之」云云。僕所指乃當今清國專制之皇權。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。真強爲比例。擬於不倫矣。彼又曰。「所謂保皇者。自我保之。主權在我。非彼保我也。不得爲滿奴」云云。此真夢夢也。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。日日召見臣工。日日宴會公使。有時遊頤和園。有時看西洋戲。何嘗受彼之保。其言之離事實。何相遠之甚也。彼又曰。「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舊物。不得謂之革命。」此拾人之唾餘。知其一不知

其二者也。其書中最得力者。爲毛某氏之言。曰。「弟前十年固爲彼會中人。今已改入保皇會矣。」云云。其是否屬實。姑毋庸辯。但據其所述誓詞。則知彼門外漢。亦升堂而未入室者也。不然。豈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哉。不觀其他之人入保皇會者乎。多以保皇爲借名而誤入者也。該主筆又從而引伸其說曰。「蒙古與滿洲且不辨」云云。僕等雖目不識丁。而地輿之學。敢信尙不至此。惟見彼有「蒙滿東三省諸地在俄人勢力範圍」云云。蒙者。蒙古也。滿者。滿洲也。豈於蒙滿之外更有一東三省乎。該主筆自稱深通於亞洲大勢。何以於彼清國之形勢。尙有此言也。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。強不知以爲知。夜郎自大。目中無人。真不值識者一哂。僕非文士。本不欲與八股書生爭一日之長。與筆墨之戰。但以彼無根之學。以訛傳訛。惑世誣民。遺害非淺。故不得已而駁斥之。倘彼具有天良。當知慚愧。早自悔悟。毋再現其醜也。又其人存心刻忍。觀其所論蘇報之案。落井下石。大有幸災樂禍之心。毫無拯弱扶危之念。與保皇會友日前打電求救之意。亦大相違背。其手段之酷。心地之毒。門戶之見。胸度之狹。於此可見一斑。今特揭而出之。以質諸世之公論者。自此兩書出。保皇黨不復再敢猖獗矣。其後又命劉成禺至美洲。主持大同日報。著論抨擊保皇。宣傳革命。亦收宏效。

當本黨初次之失敗也。舉國言論莫不目總理等爲亂臣賊子。大逆不道。咒詛謾罵之聲。不絕於耳。足跡所到。凡認識者。幾視爲毒蛇猛獸。莫敢與吾人交遊也。惟庚子失敗以後。則鮮聞一般人之以惡聲相加。而有識之士。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。恨其事之不成矣。時留日學生之思想言論。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。戡翼聲、沈翔雲、張繼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。留東學生提倡於先。內地學生附和於後。上海南洋公學全體罷課。由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。名曰愛國學社。蔡元培爲代表。吳敬恆、章炳麟等爲教員。以經費不足。與蘇報約每廿由學社教員七人輪流任論說一篇。而蘇報館則月助學社百元。蘇報遂爲愛國學社之機關報。吳敬恆又發起俄國演說。甚

言革命。無何留日學生因東三省俄兵不撤事。發起國民教育會。愛國學社組織義勇隊以爲應。張耀漢講及蘇報日事革命宣傳。鄒容更爲革命軍。尤持極端之排滿論。吳敬恆、蔡元培屢爲巡捕偵詢。而清廷復控蘇報。卒之章炳麟、鄒容、龍積之先後被繫西牢。時人謂爲蘇報之案。其後章雖期滿得釋。而鄒竟死於獄中。鄒所著之革命軍（註二）語言淺顯而激烈。宣傳之力至偉。章炳麟爲之序言。茲將章序、自序轉錄於下。

### 章 序

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。示余曰。欲以立懦夫。定民志。故辭多肆恣。無所迴避。然得無惡其文耶。余曰。凡事之敗。在有其唱者。而莫與爲和。其攻擊者。且千百輩。故仇敵之空言。足以墮吾實事。夫中國吞噬於逆胡。已二百六十年矣。宰割之酷。詐暴之工。人人所身受。當無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。尙有呂留良、曾靜、齊周華等。持正議以振聾俗。自爾遂寂汨無所聞。吾觀洪氏之舉義師。起而與爲敵者。曾李則柔煦小人。左宗棠喜功名。樂戰事。徒欲爲人策使。顧勿問其肆非枉直。斯固無足論者。乃如羅、彭、邵、劉之倫。皆篤行有道士也。其所操持。不浴、閩而金谿、餘姚。衡陽之黃書。日在几閣。孝弟之行。華戎之辨。仇國之痛。作亂犯上之戒。宜一切習聞之。卒其行事。乃相謬戾如彼。材者張其牙角。以覆宗國。其次以身家殉滿洲。樂文采者。則相與鼓吹之。無他。悖德逆倫。并爲一談。牢不可破。故雖有衡陽之書。而視之若無見也。然則洪氏之敗。不盡由計畫失所。正以空言起與爲難耳。今者風俗臭味。少變更矣。不然。其痛心疾首。懇懇必欲以遂滿爲職志者。慮不數人。數人者文墨議論。又往往務爲蘊藉。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。雖余亦不免是也。嗟呼。世皆闇昧。而不知語言。主文諷切。勿爲動容。不震以雷霆之聲。其能化者幾何。異時義師再舉。其必墮於衆口之不理。概可知矣。今容爲是書。壹以叫咷恣言。發其慚悲。雖

謂昧若羅彭諸子。爾之猶當流汗祇悔。以是爲導師先聲。庶幾民無異志。而材士亦知所返乎。若夫屠沽負販之徒。利其徑直易知。而能懷發智識。則其所化遠矣。藉非不文。何以致是也。抑吾聞之。同族相代。謂之革命。異族攘竊。謂之滅亡。改朝同族。謂之革命。驅除異族。謂之光復。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。所當謀者光復也。非革命云爾。容之異斯名。何哉。諺以其所規畫者。不僅驅除異族而已。雖政教學術。禮俗材性。猶有當革者焉。故大言之曰。革命也。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草炳麟序。

## 革命軍自序

## 革命軍自序

不文之生。居於蜀十有七年。以辛丑出揚子江。旅上海。以至賓游海外。留經年。錄達人名家言。印於腦中者。及思想間所不平者。列爲編次。以報我同胞。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者歟。雖然。中國人。奴隸也。奴隸無自由。無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。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、我父母之恩、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。其有責我爲大逆不道者。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。吾不計。吾但信盧騷、韓愈、威靈頓、威靈頓諸大哲於地下有靈。必晒曰。爾子有知。吾道其東。吾但信鄭成功、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。必笑曰。後起有人。吾其瞑目。文字收功日。全球革命潮。吾言已。吾心不已。

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。歲次癸卯。三月日。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鄒容記。

蘇報被禁後。上海尚有俄事警聞。爲蔡元培、王小徐、汪允宗等所組織。常譯俄國虛無黨歷史以宣傳革命。日俄戰後。改名警鐘。其編輯。由王小徐嬪於蔡元培。又嬪於汪允宗、林少泉、劉光漢、陳去病。後被封。同時宣傳革命者。尚有國民報。亦被封。其後于存任在陝西宣傳排滿被縛。逃上海。組織神州日報。言革命。宋教仁、陳天華等至日本。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。在日本各省書報

生。均有留學生會。會中必辦一報。報以不言革命爲恥。如浙江潮、江蘇、湖北、直說諸雜誌之類。但均爲單純之民族革命宣傳。其時各人或已正式進黨。或未正式進黨。然而革命精神則無不一致。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風潮之影響。故癸卯、甲辰之間。總理漫遊檀島、美洲。凡有華僑之處。莫不表示歡迎。較之往昔大不同矣。總理於是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 (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) 一文 (原文爲英文) 於美報。此爲對外之宣傳。亦即對美洲華僑之宣傳也。全文如左。

全世界之注意。邇來直向遠東。其原因匪獨關係於日俄之戰爭。且亦因實際上列強共爭主權於亞細亞。中國勢將爲衝突之重要地。是以前之歐人屬地非洲。折衝尊俎。攪攪紛紛。久之而始定者。要亦關係於廣土移民之大業。勢之所必然也。中國爲「遠東病夫」。久已播傳人口。恰如天之創造斯土。專用以壓歐人之慾壑者然。美之於世界政策。離世傳保守主義。然於此問題。亦似乎不無干涉。蓋實因有特別之關係。較其他尤有注意者在。一自菲律賓場歸入美之治權後。則美已爲中國之近鄰。利害相關。不容坐視。蓋中國爲銷美貨之巨市場。美之欲推擴工商於世界。則中國當首居第一位。由此觀之。是所謂「遠東問題」者。其對待當以美尤爲緊要者也。

此問題若是之重大。固非輕易所可解釋者。矧更包括無窮之牽制者乎。今日俄之役。其結果雖不難懸揣。然以中國方面論之。其造因則頗費尋思。吾知欲解釋此問題。雖二邦亦必不能及。至若欲究其於英、於法、於德、於美之有何關係。恐去戰爭尙難以道里計也。吾人欲將此重大之問題。一一解釋無遺。必須求傳釋難因難原以發明之。吾知卽此藉藉談東方事務者之口。均足使人折服。蓋因滿洲政府之委靡不振。遂破世界之均勢。此論固屬奇異。然實非無根之譚。欲將此事以證明之。則請觀諸今日之日俄之戰。是非滿洲政府之無力主治滿洲。以致此役之不能辭免者耶。然此猶列強關係中國問題之初級者也。